



当年少体校的教练们

□ 王鸿

前不久我市老年乒乓球队赴泰州学习交流,泰州老年乒协王主席告诉我,曾在高邮体委工作过的许振华教练,因病过世了。这令我感到震惊,因为这几年来,高邮泰州两地老年队互访都有他的身影啊!悲伤之余,勾起了我对当年在县少年儿童业余体校训练时,所熟悉而敬重的教练们真挚的回忆。尽管他们的年龄、经历有所不同,但其鲜明的个性特点,我是不会忘记的。

1972年,县体委成立了少年儿童业余体校,这是高邮体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那时的体育场设施非常简陋,露天水泥灯光篮球场,煤渣铺的400米田径跑道,巴根草足球场,位于体委办公室中间的三张乒乓球台。

每天下午放学,县体委的训练场上热气腾腾,一批经过选拔、有一定基础的篮球、足球、乒乓球、武术等少体校学员,在教练们的悉心指导下进行着严格的训练。

少体校的教练们,有体委专职的,有兼职的,有知青上调的。他们都怀有一技之长,为高邮体育事业的发展提高而默默地奉献着。

原籍泰州的许振华,是高邮体委第一位科班出身的专职篮球教练,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从南京体育学院毕业分配来工作。他身高臂长,专司后卫或边锋,既是当年县篮球代表队的绝对主力,也是一名教学严谨的篮球教练,培养了一批后起之秀,如相勇、吴

伯龙、苏征、赵勇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调至泰州市文化宫工作,延续着他钟爱的篮球事业。

县体委元老王祖茂也是一位篮球教练。他中等个子,身体较胖,大嗓门,整天笑哈哈的,因患高血压病过早离世了。

县体委秘书蔡喜模,虽然从事行政工作,却擅长太极拳、气功等,短时间担任过县少体校乒乓球领队和兼职教练。他思维缜密,讲话很有条理,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辈。上世纪八十年代调入县财税系统工作。

另一位县体委元老杨政教练,嗓音宏亮,办事利索。他学生时代是县里有名的跨栏、跳高高手,1米60的跳高县纪录保持了多年。他担任县少体校男、女篮球队教练,培养了一批篮球尖子。值得称道的是,凭借向江苏省队、国家队先后输送了篮球名将李长山、排球女将毛武扬的优异成绩,获批田径高级教练职称,这在县(市、区)层面教练中属凤毛麟角。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田径教练后,又培养了曾代表国家队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田径世锦赛的董吉敏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竞走运动员,是全市最早的田径国家级裁判。上世纪九十年代走上市体委副主任领导岗位。

县体委唯一的女教练时爱霞,也是科班出身。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先分配在福建厦门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调至高邮体委,为田径教练组成

员。她瘦高个、大眼睛、剪短发,快人快语,听说学生时代就是位优秀的短跑运动员。因丈夫在武汉部队,后又调至武汉工作。多年前我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看到了她曾经执教过的学生寻找她并与之相见的动人场景。新冠疫情期间因不幸感染而去世。

1974年从镇江丹徒调回县体委工作的曹善亭,是位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乒乓球专业毕业的科班教练。他中等身材,五官端正,戴副眼镜,讲话富有哲理,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在邮中读书时,就是全县中学生乒乓球冠军。他为人师表,不仅教学员打球,更教学员做人,是我受教时间最长、启发最大、令我尊重的教练。他把高邮少年儿童乒乓球从扬州地区基础最差带到了水平最高,付出了辛勤奋斗的智慧 and 汗水,为全市职改后第一批乒乓球高级教练。1984年机构改革,曹教练担任了县体委主任,1994年又提任扬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至今,他的不少学生仍然是扬州乒乓球队的佼佼者。

当时知青上调的教练有三位,因属临时性质,其中两位时间不长就离开了,唯一坚持下来的是教武术的张寿山。他浓浓的泰州口音一直未改,一直未离开高邮,一直在体育部门工作,致力于热爱的武术教学直至退休。多年教练生涯,培养的武术尖子有进入高校深造的,有进入省体校、省专业队的,更多的是向广大群众推广普及了太极拳的强身健体理念。他是国家武术七段,目前仍担任着市武术协会会长,继续肩负着传播中华民族瑰宝——武术的使命。

些,反而更忙碌更辛苦了。

首先是接亲家母来我们家里常住。儿媳在家是独生女,亲家公早逝,亲家母一人居住在淮安城,再加上身体不太好,儿媳时常牵挂母亲的饮食起居。我和妻子了解儿媳心事后,决定把亲家母接到家里一起住。这一住就是十几年。

儿媳原在一家“千人计划”的公司负责研发,后来公司迁移去苏州,儿媳便自己创业,既当老板又是技术员,再也没有时间顾及母亲及家务。儿子一直在外地工作,只有周末才回一次家。所以自那时起,妻子既要负责全家人洗衣烧煮,接送孙女上下学,还把亲家母当成老小孩照顾。

2015年,我们家又喜添千金。2017年初,我被甘垛镇聘为《甘垛镇志》编纂,回到老家工作,这样原本就繁杂的家务又少了我的帮衬。妻子既要服侍一个老的(亲家母)和两个小的(孙女),还要做更多的家务,她仍是没有怨言,欣然面对,把家里整理得清清爽爽、有条不紊。

2024年,大孙女上初中了,学校离家更远了,出于接送安全考虑,家里一致决定妻子从保姆的岗位正式退休,回到老家,与我一道安度幸福晚年。

在我人生至暗的几年里,女儿这轮太阳始终照耀在我左右。她带我在空中俯瞰过夜色璀璨、魅力无限的重庆;带我去长沙喝过“茶颜悦色”;带我到上海、南京走大街钻小巷寻找网红美食;带我到海南的悬空泳池一步一步地引着我克服恐惧心理,游到泳池边从水中俯视街面,感受到电影里曾看过的画面……

今年母亲节,女儿带我去南京,尝完美食后,车子开过一条狭窄拥挤的小巷,来到一个养生馆前。她说上次跟朋友们一起来过,感觉蛮好,就想也带我来享受一下。等到号后,两位漂亮温柔的技师引我们进了一间房。泡脚的时候,技师边按摩边跟我们攀谈:“你们是母女吗?”女儿说:“是啊。”技师羡慕地说:“真好!你们母女俩真像一对闺蜜。”

与妻结婚四十年

□ 王为江

持我的工作,不叫苦喊累。棉花苗制作营养钵,本应是男人体力活,女人只做些辅助事,可在我们家,妻子既做男又做女,从苗床翻土到营养钵制作成功,全由她一手操作,是全村出了名的制钵能手。

我和妻子家都有姊妹四人,我们结婚时,我姐已出门,我是家中的老大,妻子在家也是老大,我与妻都能顾全大局,把两大家子急需帮衬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岳父患病时,我不顾工作繁忙,抽出时间为他求医问诊;舅爷娶亲建房我俩出力支助,当我家亲友需要帮忙时,妻子也毫不吝啬。特别是我二弟谈婚娶亲时,我们把准备改造住房用的砖块、木料、楼板和宅基地全部让给他翻建楼房,成全了他婚姻大事。妻子的为人大大赢得了众亲友和庄邻一致好评。

2010年,我们老两口随儿子儿媳到江南居住,我上班,她忙家务和照顾孙女。原本我承诺妻子,等到五十岁时就让她享享清福,可是这些年来,变化不如计划,她不但没有轻松

多年母女成闺蜜

□ 张爱芳

眼泪就已经要流出了。我看得她受一点点的委屈。女儿成了我的尾巴,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她坐在我的车后上完小学、初中、高中。

成年后的女儿并不娇气,很能扛事。有一年夏天,家里钻进一只老鼠,她与我将一楼的吊顶扣板一块块拆下来寻找。她大学毕业,家里买了新房,她说装修全由她负责。果然,跟设计师沟通,买建筑材料,她亲力亲为。装修尾声时,她要去参加一个面试培训,她要求房子装修停下来等她十天。房子装好后,亲戚朋友来玩,都对这种现代装修风格赞不绝口。

与妻结婚一晃整四十年了,那年我25岁,妻22岁。记得是农历正月初六,家里长辈们借了生产队一艘机动冲水船,船舱用竹篾旺箔圈成船棚,上面覆盖红花被面布,船棚门两边立柱插上红红绿绿彩旗,即为那个年代农村带新娘子最高标配的花船,便把妻子接回来了。

我们早在童年就被双方父母许诺终身,结婚前的十几年里,我们一直很传统地相处,没有花前月下自由恋爱的浪漫,也没有你来我往卿卿我我的甜蜜,但在婚后彼此开启了“不羡鸳鸯不羡仙”的平淡而朴实的生活,随着儿子降生,又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声笑语。

我们和父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年多后,便搬出来自力更生,过上了三人世界的小日子。我那时开始在生产队和村上担任一些职务,大部分精力忙于村队工作,多亏了妻子,从家里琐事到田间地头农活大多由她承担。特别是1989年底做了村党支部书记,前前后后近十年间,村里的工作很棘手,夏秋季节忙上交(向农民征收粮、棉、钱),寒冬腊月拿大锹(挑土方),抽空检查计划生育,还要应付各种形式的现场会议,我无暇顾及家里事务,妻子无怨无悔地支

下班去接女儿。她下楼,手里端着一次性纸杯。见到我,将纸杯递给我。我一看,里面有三颗杨梅。她说是办公室同事散的,要我吃掉。

忽然想起她很小的时候,每每办公室同事散小零食,我总是带回家给她吃。并不是家贫买不起,而是看着她吃零食时享受的样子,我特别有满足感。不曾想,工作后的女儿竟然也有着跟我当年一模一样的行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丝毫不觉得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让人不屑。

生女儿之前,我啥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女儿生下后,我刚烈的性子一下子变得很柔软。那小小的一团肉像是融化了我整个身心。女儿的笑脸成了照耀我心头的太阳。工作再累,生活再苦,只要想起心头这轮太阳,就会充满活力。女儿若是受委屈了,哭了,她的眼泪还没流出,我的

藏在饭碗里的母爱

□ 卢有林

儿时的记忆中,清明前后正是乡村青黄不接的时节,家家户户米缸日渐露底,菜园里的瓜果蔬菜还未长成,如果中午能吃到一碗白米饭,再以一两样小菜佐餐,简直就是一件让我和弟弟乐得蹦起来的事了。而我的母亲——一个身材瘦小但做事麻利的农村妇女,却能用最简单的食材和最朴素的做法,隔三差五地让我和弟弟吃到属于那个年代的美味午餐——白米饭、炖螺蛳、神仙汤。

饭锅头上炖螺蛳,算是母亲最拿手的一道家常菜了。螺蛳是母亲下地干活时顺便从沟渠、河滩上摸来的。我们小时候,水源无污染,可以直接用双手捧起饮用,生活在水中的螺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了。母亲利用田间小憩的时间,用自备的剪刀咔嚓咔嚓地剪去螺蛳的尾巴尖子,再将剪好的螺蛳塞进一头扎紧的护袖里。上午放工的时候,她常常比别人多带一样东西回家——一只鼓鼓囊囊的护袖。

一回到家,母亲就连忙招呼父亲一起张罗午饭,因为她最舍不得让她两个年幼的儿子忍饥挨饿,她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我们爱吃的午餐。母亲动作娴熟地淘米入锅,放好水,盖上锅盖,父亲则蜷坐在锅膛门口的矮凳子上烧起火来。母亲开始制作“饭锅头上炖螺蛳”了,只见她把搪瓷洗脸盆搁在锅沿上,提起护袖的一头,抖一抖,一个个肥硕的青壳螺蛳便哗啦啦地落在脸盆里。她先用水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入脸盆里,接着用双手反复搓洗着螺蛳,再用铁丝篮子滤去杂质,最后用清水过两遍,螺蛳就被清洗得亮堂堂的了。母亲又将洗净的螺蛳倒进一只搪瓷盆子里,撒入粗盐、葱花,倒进少许香油,再从一只密封着的瓦罐里挖出一勺自制的黄豆酱,右手一甩,粘在勺子里的黄豆酱就被甩进搪瓷盆子里了。为了让各种作料与螺蛳充分融合,母亲用筷子反复搅拌,站在锅灶前的我都闻到了一股诱人的复合香味,竟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母亲打开锅盖,这时锅里的米汤冒起了细微的泡泡,米粒也开始微微膨胀起来,正是放置搪瓷盆子的好时机,她熟练地把装入螺蛳和各种作料的搪瓷盆子搁在饭锅头上,盖上锅盖,还在锅盖的四周围上抹布,我就想象着搪瓷盆子里的螺蛳正在一点点被炖熟的情景。趁着这个当儿,母亲又开始制作汤食——大斗碗里神仙汤。她拿来三个大蒜头,用菜刀拦腰切开,

放在菜板上,再用菜刀使劲一拍,“啪”的一声响,蒜皮炸开,蒜头碎裂。只见母亲用双手的大拇指与食指熟练地搓捏着,一会儿工夫就将蒜粒从蒜皮里分离开来,并放在菜板上切成碎末,用菜刀一铲,再用左手食指一刮,洁白如玉的蒜泥就落入大斗碗中。母亲又麻利地往碗里倒入香油、酱油、胡椒粉这三种作料。恰在这时,汤罐里的水也烧开了,水蒸气顶得盖子快乐地跃动起来。母亲迅速地打开汤罐盖子,用水舀子舀上三勺开水冲入大斗碗里,并用小锅盖将大斗碗盖起来焖一焖,好让大斗碗里的神仙汤酝酿出鲜美的味道来。厨房里弥漫着饭香、螺蛳肉香、酱香、蒜泥香,我和弟弟本来就饿瘪了的肚子似乎被这满屋的香味引诱得更瘪了。

又过了几分钟——我感觉已等了好长时间,母亲终于说:“吃饭了!”只见她揭去围在锅盖四周的抹布,打开锅盖,取出饭锅头上的搪瓷盆子,用筷子搅拌几下后端上饭桌,又转身盛饭去了。父亲也从锅膛门前的矮凳子上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草屑,走了出来,将装满神仙汤的大斗碗端到饭桌上。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享用起这一顿就地取材、一气呵成的午餐。搪瓷盆里的螺蛳在粗盐、葱花、黄豆酱、香油以及少许溢进搪瓷盆里的米汤的共同作用下,经高温炖制,既保留了螺蛳的原味,又提升了螺蛳的鲜美。用大拇指和食指配合着捏起一只,放在双唇之间,猛地吮吸一下,螺蛳肉被吸入嘴巴里的一刹那,各种味道便在嘴巴里蔓延开来,刺激着味蕾,忍不住吸了一只又一只。直至搪瓷盆里的螺蛳被全部吸光,我和弟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盆子里的红汤上。我们把红汤浇在米饭上,用筷子拌一拌,三扒两噎,一碗米饭就这么滑溜溜地进入肚子里。吃完了米饭,我们再来喝上大半碗神仙汤。这神仙汤不咸不淡,味道鲜美,没放鸡精赛似鸡汤,不见片肉胜过肉香,叫它神仙汤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小时候总以为母亲精力充沛,干起活来不知疲倦,其实她一直在透支着自己的健康撑起我们的家。母亲在她56岁那年寒冬,终因积劳成疾,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离开了我们。母亲在农忙季节为我们赶做应急午餐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好想念母亲在那艰苦的年代里为我们做的白米饭、炖螺蛳、神仙汤,因为长大后的我终于明白,这饭碗里藏着母爱。

妈妈大概是五十岁开始染发,算来也有十多年了。黄色,棕色,以这两种为主打色。

她染发剂过敏,染了之后,洗澡时流下来的混有染发剂的水导致整个眼睛都肿了。怎么办呢,她真聪明,让我买个泳镜,戴在眼睛上,然后去浴室。一澡堂子的人看着她戴着泳镜洗澡,真主打一个另类啊。

妈妈的头发染越白,越白越染,后来,听听宣传,看看广告,开始动了买假发的心思。

先是在淘宝上买,到底便宜了,一看就是假的,真实感不够;后来让我买个上千的,却发现上当了,只有一层薄薄的发片,我

妈妈与白发的斗争

□ 仲元芳

又忙着退货。

最后,她自己上街买去了。去她大女儿家——扬州,没带回别的,就眼见假发换发型了。原来,天气渐热,厚的假发戴着闷人,便想着买个薄款的,夏天戴。就这样,她一个人拥有了三只假发套。

现在的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依不饶地与白发斗争到底,也许到了她那个长满白发的年龄才会有同感吧。